



作家梁鳳儀稱，中國人發明打麻雀，應該得諾貝爾獎。並且說，中國人如果沒有麻雀打，社會治安可能差得多，因為平民老百姓吃飽沒事幹，就容易「動歪念」。有了打麻雀這個寄託，便可減少犯罪的企圖。

鳳儀的這個妙論，極盡讚美了打麻雀這個「草根文化」！

黃宜弘、梁鳳儀這對夫婦，十分懂得享受生活，也懂得好客之道。我曾應邀參觀他們在深灣的豪宅，其中的麻雀大廳，便是豪宅的一大特色。

他們號稱中國各地都有他們的豪宅，因而出了一本《鳳巢宜棲》的大型圖冊。其中各地的鳳巢，極盡豪華的能事。他倆可說是最懂得享受的一對了。該本圖冊，便是顯示他們在中國各大城市，特別是發達的大城市，如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等，是他倆認爲理想的目的地，既是他們的「鳳巢宜棲」，又是他倆的悠閒度假別墅。「享受人生」，在香港名人之中，可說無出其右者。他們敢說：「家—天下，是我們的至情至聖的座右銘。」

中國古今有許多富豪，有的懂得賺錢而不懂得享受，傳說中甚至出現一個「孤寒財主」在臨終的時候，還念念不忘要手下把病榻旁的油燈滅省一條燈芯的有趣傳說。

梁鳳儀說得好，今天，家居是現代物質文明的具體表現，是奮鬥的貼身回報，是勞累後的直接享受，是培養家屬親情的溫室。

但想到世界還有不少地區戰火紛飛，不少人家破人亡，有人要求避家、擁抱親人而不可得，我們不是應該爲努力爭取世界和平盡一分力量呢？

梁鳳儀他們的家各具特色，能夠營造如此的家是他們的本事。梁鳳儀是著名的作家，她的作品在內地十分暢銷，所得版稅可說「盆滿鉢滿」；黃宜弘營商有術，他的先人已經給他留下很大的基業。錢是正當地賺來，無可厚非，我爲他倆祝福！



由於二零一六年連程書成功批中不少事件，一些卦象陸續應驗，不少朋友或記者紛紛找我聊卦。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：「師傅，爲何你的預測那麼準確？」我的答案是：「因爲我沒有恐懼，不會害怕。」

所謂的「恐懼」，是指各種與名利得失相關的顧慮，想得愈多，愈容易自己嚇自己，例如：萬一不準確，是否會影響我的聲名？再進一步，會否影響生意？又再進一步，會否令大家對玄學失去信心？種種猜測，只會讓自己愈想愈怕，最終在解卦的時候，刻意避開敏感的問題，明明看到一個正確答案，也要選擇另外一個比較保險、安全的說法，自然難以保證準確。

我學會做到的，其實就是放下這些無謂的恐懼。只要看到卦象是什麼，就依書直說。其實，答案往往就在眼前，並不需要什麼神機妙算的古怪竅門，關鍵只在於能否突破心理關口。

最近有一個節目邀請天命作客，名為《猴年點算》。這個節目自然有兩層意思：第一是「點算天命對猴年的預測」，談談各種卦象的中卦因等；第二層意思則是「猴年怎麼辦」，比如我們應該怎樣面對這個動盪的世界呢？世界還會怎樣變化呢？節目中談到的一些比較刁鑽的問題，例如下屆特首選舉等等，我在訪問當中沒有透露多少詳情，但有一些指向清晰、明顯的預測，不會為了避嫌而給出模稜兩可的答案。有人問我「這麼直接，能不能說出去的？」我表示當然可以，因爲這就是我看到的卦象，說真話又有什麼可怕？

至於我這個「唔知驚」的玄學家對新的一年又有什麼看法，則要先賣個關子，敬請閣下留意新的一年那本「沒有恐懼」的連程書了！

鳳巢宜棲

黃宜弘、梁鳳儀這對夫婦，十分懂得享受生活，也懂得好客之道。我曾應邀參觀他們在深灣的豪宅，其中的麻雀大廳，便是豪宅的一大特色。

他們號稱中國各地都有他們的豪宅，因而出了一本《鳳巢宜棲》的大型圖冊。其中各地的鳳巢，極盡豪華的能事。他倆可說是最懂得享受的一對了。該本圖冊，便是顯示他們在中國各大城市，特別是發達的大城市，如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等，是他倆認爲理想的目的地，既是他們的「鳳巢宜棲」，又是他倆的悠閒度假別墅。「享受人生」，在香港名人之中，可說無出其右者。他們敢說：「家—天下，是我們的至情至聖的座右銘。」

中國古今有許多富豪，有的懂得賺錢而不懂得享受，傳說中甚至出現一個「孤寒財主」在臨終的時候，還念念不忘要手下把病榻旁的油燈滅省一條燈芯的有趣傳說。

梁鳳儀說得好，今天，家居是現代物質文明的具體表現，是奮鬥的貼身回報，是勞累後的直接享受，是培養家屬親情的溫室。

但想到世界還有不少地區戰火紛飛，不少人家破人亡，有人要求避家、擁抱親人而不可得，我們不是應該爲努力爭取世界和平盡一分力量呢？

梁鳳儀他們的家各具特色，能夠營造如此的家是他們的本事。梁鳳儀是著名的作家，她的作品在內地十分暢銷，所得版稅可說「盆滿鉢滿」；黃宜弘營商有術，他的先人已經給他留下很大的基業。錢是正當地賺來，無可厚非，我爲他倆祝福！

「唔知驚」的玄學家

由於二零一六年連程書成功批中不少事件，一些卦象陸續應驗，不少朋友或記者紛紛找我聊卦。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：「師傅，爲何你的預測那麼準確？」我的答案是：「因爲我沒有恐懼，不會害怕。」

所謂的「恐懼」，是指各種與名利得失相關的顧慮，想得愈多，愈容易自己嚇自己，例如：萬一不準確，是否會影響我的聲名？再進一步，會否影響生意？又再進一步，會否令大家對玄學失去信心？種種猜測，只會讓自己愈想愈怕，最終在解卦的時候，刻意避開敏感的問題，明明看到一個正確答案，也要選擇另外一個比較保險、安全的說法，自然難以保證準確。

我學會做到的，其實就是放下這些無謂的恐懼。只要看到卦象是什麼，就依書直說。其實，答案往往就在眼前，並不需要什麼神機妙算的古怪竅門，關鍵只在於能否突破心理關口。

最近有一個節目邀請天命作客，名為《猴年點算》。這個節目自然有兩層意思：第一是「點算天命對猴年的預測」，談談各種卦象的中卦因等；第二層意思則是「猴年怎麼辦」，比如我們應該怎樣面對這個動盪的世界呢？世界還會怎樣變化呢？節目中談到的一些比較刁鑽的問題，例如下屆特首選舉等等，我在訪問當中沒有透露多少詳情，但有一些指向清晰、明顯的預測，不會為了避嫌而給出模稜兩可的答案。有人問我「這麼直接，能不能說出去的？」我表示當然可以，因爲這就是我看到的卦象，說真話又有什麼可怕？

至於我這個「唔知驚」的玄學家對新的一年又有什麼看法，則要先賣個關子，敬請閣下留意新的一年那本「沒有恐懼」的連程書了！

福克納獲獎的意義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開始走向更開明、更寬廣的路線。

這時期頒給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，大都得能經過時間和歷史考驗的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頒給在表現形式和創作上有大膽突破的安德烈·紀德 (André Gide)、托馬斯·斯特恩斯·艾略特 (Thomas Stearns Eliot) 和威廉·福克納 (William Faulkner)。

瑞典學院在給艾略特的頒獎詞中，明確指出他「一作為開拓性作家在現代詩歌領域的卓越貢獻」。

而厄斯特林 (Anders Österling) 在他的頒獎典禮致辭中，還把艾略特的「壯麗的詩歌實驗」《荒原》與另一部同年出版的傑作相提並論。

他特別提到，「在現代文學中更加轟動世界的先鋒性作品，愛爾蘭作家詹姆斯·喬伊斯 (James Joyce) 備受讚揚的《尤利西斯》」。厄斯特林還借題發揮，他指出，一九四八年以迄，諾貝爾文學獎最大的錯失是遺漏了作家喬伊斯，是不可再修復的錯失。

瑞典學院更趨向開放，受到文學界的歡迎。紀德和福克納的獲獎，格外令人感到振奮。

福克納於一九五零年時，即是在美國相對來說也是不太爲人所知的，但通過得獎，他首先是在法國成爲「新小說派」的啟發者。

威廉·福克納，美國小說家、詩人、劇作家，爲美國文學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，意識流文學在美國的代表人物。有人說，國風裡的葡萄青而小，像中原的女子一樣，帶有淺淺的內斂和羞澀。後來我們常吃的那種大而甜的葡萄，是洋妞兒，是張騫出使西域的傑作。我贊同這樣的比喻。中原女子的內斂和羞澀是屬於國字臉的；洋妞兒開放與熱情則是橄欖型的。張騫本身就是個了不起的詩人，他奉漢武帝之命，由甘父做嚮導，率領百餘人出使西域，從長安到西宛，又從阿拉伯半島走回來，一路豪情，以開拓者的步伐，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，這條路即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。他又用堅實的腳印在大地上寫詩，最後用圓圓的葡萄打了一個漂亮的中國結。這就是詩人的浪漫和政治家的胸懷與氣魄，一場完美的結合。

何況，葡萄天性中就帶有鄉村女子那種純樸和乾淨，自然中又帶有原汁原味的幾分調皮和野性，單純而浪漫，怎能不令那些見慣了西洋女子對東方女子追慕和垂青呢？

不過，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。」王翰的這首《涼州詞》把葡萄與戰爭、詩歌連起來，這又是何等的一種浪漫？何等的一種瀟灑？把詩與酒結合在一起可以理解，讓詩與酒與戰爭聯繫在一起，恐怕不止要用浪漫和瀟灑來解說。須知，當時是在邊塞荒涼艱苦的環境底下，又是在緊張動盪的軍旅生活之中，每天面對的不止是戰爭和死亡，還要面對可能因此產生頹喪沉淪的士氣，因此，戰士們需要的是一種視死如歸的豪情與壯志，需要一場戰爭前的狂歡來鼓舞士氣，因此，這首《涼州詞》太重要了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可以抵得上千軍萬馬，而葡萄竟然也能成爲戰爭的催化劑，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。一場血色如葡萄酒般的狂歡，鮮艷、令人亢奮的激情，何等的悲壯與決絕？又是怎樣的一種震撼？也因此可以想像，這樣的一場戰爭焉有不勝的道理。

其實，讓葡萄美酒夜光杯與戰爭聯繫在一起，是一種十分無奈的事情。世界上應該沒有幾個人想要戰爭，希望戰爭並通過戰爭來消解自己的生命；但是戰爭不是由某個人發起的，與個人也不可能掀起一場戰爭，戰爭的背後有國仇家恨，而且非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不可，於是，一場戰爭就爆發了。古人的戰爭以兵馬器械爲主，路途遙遠，所以要壯士氣，這個時候，酒就派上用場，一場豪飲之後熱血沸騰，激動人心。而我要說的是，葡萄美酒夜光杯不一定要和戰爭聯繫在一起，尤其是葡萄非人間物，不應該成爲戰爭的犧牲品。

那麼，讓我們回歸藝術吧，許多人都知道，齊白石的《松鼠葡萄圖》，生動有趣，恬然心性，直抒胸臆，把葡萄的本真表現得淋漓盡致。畫面上，粗壯的松樹，葡萄藤龍蛇般穿插纏繞其上，果實累累，幾片葡萄葉，墨色或濃或淡，恰到好處，而蜿蜒曲折的葡萄藤，則以書法筆調入畫，如行草般縱橫揮寫，墨色淋漓，另外，一大串成熟飽滿的紫色葡萄，沒有辦法圍生，從葉子後直直垂下，筆致寫意卻又晶瑩如生。葡萄架下兩隻可愛的松鼠，正翹着蓬鬆的尾巴，各自低頭抱着一顆葡萄，大啖不止。松鼠姿勢神態極爲生動，淋漓的色墨更使得這幅作品給人以氣勢兩旺的視覺享受。這種畫面，生活氣息很強，不由令人想到白石老人悠然自得的生活狀態和心態。作爲一位知名藝術大師憑此心態不知捕獲幾多芳心？

蘇葆楨的葡萄圖也堪稱一絕。他說，「幼年時期我家門外就栽有葡萄樹，從春到秋發芽、開花、結實到成熟，它的生長姿態和一串串淡黃色或紫紅色的葡萄，深深印在我的腦子裡。」蘇葆楨畫葡萄之法，有工筆和寫意兩種，繪畫往往採用工筆，工筆即用勾勒添色和沒骨暈染，因而葡萄缺乏透明的質感，顯得死板。而寫意則體現於藤子之上，採用書法筆法，像寫篆書、行書、草書，追求筆力的縱橫與揮灑自如。徐渭、張書旂也是畫葡萄的大家，其手法重在展示藤葉的疏放與瀟灑，或是借此流露個人落拓不拘的性格，對累累果實關注較少。而蘇葆楨關注的恰恰就是前人忽略的部分，他認爲應該表現那粒粒飽滿晶瑩的淺紫色或深墨色的葡萄串，展示其豐盈充實之美。這一點我是非常贊同的，我也是極力這樣去表現它的。

有時候我也在想，葡萄也是帶有某種苦澀味道的，其中飽含人生經驗和哲學道理的。用文學的語言來表達，我們何妨把它視爲心中的那位女子呢？又何妨把詩人放歌豪飲當成對大自然的一種傾情表達呢？是的，或許正是懷着對那位鄉村女子的愛慕和思念，才令詩人對這種人間珍果產生一種特殊的情感，也讓畫家們對其原根情結產生好奇和衝動。總之，在作家、詩人乃至戰士們的家言壯語中，葡萄已經不僅僅是葡萄了，它應該是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，甚至，其團結、合作、共贏、奉獻之精神，完全以上升爲一種時代精神。

開尊漫摘葡萄嘗

其實，《詩經》裡早有曰：「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滸」和「樂只君子，福履綏之。」意即，在黃河邊上，有個很大的果園，先民們在那裡勞作、戀愛、說笑、喝酒。此中果園應是葡萄園，此中之酒，應是葡萄酒也。有人說，國風裡的葡萄青而小，像中原的女子一樣，帶有淺淺的內斂和羞澀。後來我們常吃的那種大而甜的葡萄，是洋妞兒，是張騫出使西域的傑作。我贊同這樣的比喻。中原女子的內斂和羞澀是屬於國字臉的；洋妞兒開放與熱情則是橄欖型的。張騫本身就是個了不起的詩人，他奉漢武帝之命，由甘父做嚮導，率領百餘人出使西域，從長安到西宛，又從阿拉伯半島走回來，一路豪情，以開拓者的步伐，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，這條路即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。他又用堅實的腳印在大地上寫詩，最後用圓圓的葡萄打了一個漂亮的中國結。這就是詩人的浪漫和政治家的胸懷與氣魄，一場完美的結合。

何況，葡萄天性中就帶有鄉村女子那種純樸和乾淨，自然中又帶有原汁原味的幾分調皮和野性，單純而浪漫，怎能不令那些見慣了西洋女子對東方女子追慕和垂青呢？

不過，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。」王翰的這首《涼州詞》把葡萄與戰爭、詩歌連起來，這又是何等的一種浪漫？何等的一種瀟灑？把詩與酒結合在一起可以理解，讓詩與酒與戰爭聯繫在一起，恐怕不止要用浪漫和瀟灑來解說。須知，當時是在邊塞荒涼艱苦的環境底下，又是在緊張動盪的軍旅生活之中，每天面對的不止是戰爭和死亡，還要面對可能因此產生頹喪沉淪的士氣，因此，戰士們需要的是一種視死如歸的豪情與壯志，需要一場戰爭前的狂歡來鼓舞士氣，因此，這首《涼州詞》太重要了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可以抵得上千軍萬馬，而葡萄竟然也能成爲戰爭的催化劑，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。一場血色如葡萄酒般的狂歡，鮮艷、令人亢奮的激情，何等的悲壯與決絕？又是怎樣的一種震撼？也因此可以想像，這樣的一場戰爭焉有不勝的道理。

其實，讓葡萄美酒夜光杯與戰爭聯繫在一起，是一種十分無奈的事情。世界上應該沒有幾個人想要戰爭，希望戰爭並通過戰爭來消解自己的生命；但是戰爭不是由某個人發起的，與個人也不可能掀起一場戰爭，戰爭的背後有國仇家恨，而且非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不可，於是，一場戰爭就爆發了。古人的戰爭以兵馬器械爲主，路途遙遠，所以要壯士氣，這個時候，酒就派上用場，一場豪飲之後熱血沸騰，激動人心。而我要說的是，葡萄美酒夜光杯不一定要和戰爭聯繫在一起，尤其是葡萄非人間物，不應該成爲戰爭的犧牲品。

那麼，讓我們回歸藝術吧，許多人都知道，齊白石的《松鼠葡萄圖》，生動有趣，恬然心性，直抒胸臆，把葡萄的本真表現得淋漓盡致。畫面上，粗壯的松樹，葡萄藤龍蛇般穿插纏繞其上，果實累累，幾片葡萄葉，墨色或濃或淡，恰到好處，而蜿蜒曲折的葡萄藤，則以書法筆調入畫，如行草般縱橫揮寫，墨色淋漓，另外，一大串成熟飽滿的紫色葡萄，沒有辦法圍生，從葉子後直直垂下，筆致寫意卻又晶瑩如生。葡萄架下兩隻可愛的松鼠，正翹着蓬鬆的尾巴，各自低頭抱着一顆葡萄，大啖不止。松鼠姿勢神態極爲生動，淋漓的色墨更使得這幅作品給人以氣勢兩旺的視覺享受。這種畫面，生活氣息很強，不由令人想到白石老人悠然自得的生活狀態和心態。作爲一位知名藝術大師憑此心態不知捕獲幾多芳心？

蘇葆楨的葡萄圖也堪稱一絕。他說，「幼年時期我家門外就栽有葡萄樹，從春到秋發芽、開花、結實到成熟，它的生長姿態和一串串淡黃色或紫紅色的葡萄，深深印在我的腦子裡。」蘇葆楨畫葡萄之法，有工筆和寫意兩種，繪畫往往採用工筆，工筆即用勾勒添色和沒骨暈染，因而葡萄缺乏透明的質感，顯得死板。而寫意則體現於藤子之上，採用書法筆法，像寫篆書、行書、草書，追求筆力的縱橫與揮灑自如。徐渭、張書旂也是畫葡萄的大家，其手法重在展示藤葉的疏放與瀟灑，或是借此流露個人落拓不拘的性格，對累累果實關注較少。而蘇葆楨關注的恰恰就是前人忽略的部分，他認爲應該表現那粒粒飽滿晶瑩的淺紫色或深墨色的葡萄串，展示其豐盈充實之美。這一點我是非常贊同的，我也是極力這樣去表現它的。

有時候我也在想，葡萄也是帶有某種苦澀味道的，其中飽含人生經驗和哲學道理的。用文學的語言來表達，我們何妨把它視爲心中的那位女子呢？又何妨把詩人放歌豪飲當成對大自然的一種傾情表達呢？是的，或許正是懷着對那位鄉村女子的愛慕和思念，才令詩人對這種人間珍果產生一種特殊的情感，也讓畫家們對其原根情結產生好奇和衝動。總之，在作家、詩人乃至戰士們的家言壯語中，葡萄已經不僅僅是葡萄了，它應該是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，甚至，其團結、合作、共贏、奉獻之精神，完全以上升爲一種時代精神。

百家廊

盧一心



湧池是西北獨有的一種蓄水工程。古老的黃土高原，常年乾旱。為了在雨季儲存更多的雨水，原上的溝溝壑壑，都修築了湧池。這樣的工程，兩千多年前就有跡可循。即便是三十多年前，沿着西寶公路，隨便拐進一個村莊，也還可以看到散落在村前村後的湧池。

天旱時，湧池裡蓄水，就是整個村莊的人和牲口的救命水。雨季來了，湧池又攔截洪水，既減緩了雨水對土壤的沖刷，也天長久久地讓地下水豐富充盈。風調雨順的時候，湧池又是整個村莊的中心。洗衣、餵馬、閒話家常，波光粼粼，倒影在清澈透亮的一灣水裡，浮萍乍滿，波光粼粼，溫和從容的歲月，也透出了幾分明艷動人。

說實話，在生活裡，我並未見過真正的湧池。我聽過跟湧池有關的細節，都是上一輩人間聊提及的。天寒時，圍爐煮茶，撩撥起年輕時的美好回憶，開頭的句子總離不了在湧池邊。從前的人，都含蓄婉約，戀個愛，要講究人約黃昏後，月上柳梢頭。湧池邊上，水草豐盛，垂柳依依，確是青年男女互訴衷腸的好去處。關中作家賈平凹，曾向講台下嚮往文學的青年提了一個問題：楊柳深處人跡罕至，有一叢青草卻無端地沒有了草尖，這是爲何？

台下的男女青年們，個個腦洞大開浮想聯翩，有說被羊吃了，有說被牛薙了，還有說疾風如刀刮落草葉。賈先生慈慈一笑，說出了答案。有一對年輕戀人站在柳樹下說悄悄話，也不知小伙子說了一句，姑娘臉上一紅，羞澀的手都不知往哪裡放，不經意間觸碰到了及膝的青草，順手輕輕揪了一把……文學大師看隨手一揪，透露出了扎扎實實的生活體驗。這樣的場景，過往在關中數以萬計的湧池邊，並不鮮見。

西北的土地蒼涼，終究也未能抵擋得住工業社會的挾裹和席捲。迅速擴大的城市和村莊，還有急劇膨脹的人口，成爲吞噬古老湧池的洪水猛獸。千百年來，經見過無數次大風大雨的湧池，先是一個一個，被各色垃圾浸染的濁水污濁，人畜避走，接着便被遺棄，再接着就是不動聲色地被填平，變成路基，變成宅基地，變成花園小區，變成可以長出麥子、玉米、油菜花的耕地。以至於父親視作平常的湧池，到我輩記事，竟不曾得見，中間相隔的也不過就是三十多年的時間！

沒有了湧池的黃土地，看似變化不大，但是地下水位大幅下降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聽得最多的抱怨，便是以前打一口井，幾米就見水，現在鑽井下去，十幾、二十米，也不一定可有可食用的水出來。逢到大雨，積水漫灌，城市或者村莊內湧，更屬於常事。

近日江南新湧池，稻蝦難比往年肥。今年雨水充沛，中國不管南方北方，多個大城市相繼大面積長時間被洪水圍困。出門看海樓下行動，已不是單純的調侃。水患最爲嚴峻的武漢，城區積水嚴重，全城百餘處浸泡在水中，城中交通癱瘓，電力、通訊中斷，民眾深陷水深火熱。痛定思痛，許多人發現，釀成如此災害的一個重要原因，便是城市快速擴張，大量湖泊修繕填埋，城市吸納洪水的能力大爲降低。建國初，武漢城區尚有一百二十七個湖泊，而現在這個數字銳減到只有三十八個。

關中湧池覆滅，武漢湖泊消失，並非孤例。我在《中國湖泊志》中查閱到這樣一組數據：建國之後第一次全國湖泊調查，全國面積超過一平方公里的湖泊，有二千七百五十九個。但是在最近三十年中，有超過一千個湖泊，從地圖上消失了。幕後元兇，除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中國轟轟烈烈的圍湖造田運動外，便是九十年代開始的大規模城市建設和房地產開發。人和自然的關係，向來都是合則兩利，鬥則兩敗。如今若果繁榮，何嘗不是因爲對此中關係認識不深、敬畏不夠所致。

老子當年騎青牛出函谷關，在秦嶺北麓的觀台，寫下傳世巨作《道德經》。書中所言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」，或許就是這位先賢爲後人總結出與自然相處的最好方式吧。

消失的湧池

湧池是西北獨有的一種蓄水工程。古老的黃土高原，常年乾旱。為了在雨季儲存更多的雨水，原上的溝溝壑壑，都修築了湧池。這樣的工程，兩千多年前就有跡可循。即便是三十多年前，沿着西寶公路，隨便拐進一個村莊，也還可以看到散落在村前村後的湧池。

天旱時，湧池裡蓄水，就是整個村莊的人和牲口的救命水。雨季來了，湧池又攔截洪水，既減緩了雨水對土壤的沖刷，也天長久久地讓地下水豐富充盈。風調雨順的時候，湧池又是整個村莊的中心。洗衣、餵馬、閒話家常，波光粼粼，倒影在清澈透亮的一灣水裡，浮萍乍滿，波光粼粼，溫和從容的歲月，也透出了幾分明艷動人。

說實話，在生活裡，我並未見過真正的湧池。我聽過跟湧池有關的細節，都是上一輩人間聊提及的。天寒時，圍爐煮茶，撩撥起年輕時的美好回憶，開頭的句子總離不了在湧池邊。從前的人，都含蓄婉約，戀個愛，要講究人約黃昏後，月上柳梢頭。湧池邊上，水草豐盛，垂柳依依，確是青年男女互訴衷腸的好去處。關中作家賈平凹，曾向講台下嚮往文學的青年提了一個問題：楊柳深處人跡罕至，有一叢青草卻無端地沒有了草尖，這是爲何？

台下的男女青年們，個個腦洞大開浮想聯翩，有說被羊吃了，有說被牛薙了，還有說疾風如刀刮落草葉。賈先生慈慈一笑，說出了答案。有一對年輕戀人站在柳樹下說悄悄話，也不知小伙子說了一句，姑娘臉上一紅，羞澀的手都不知往哪裡放，不經意間觸碰到了及膝的青草，順手輕輕揪了一把……文學大師看隨手一揪，透露出了扎扎實實的生活體驗。這樣的場景，過往在關中數以萬計的湧池邊，並不鮮見。

西北的土地蒼涼，終究也未能抵擋得住工業社會的挾裹和席捲。迅速擴大的城市和村莊，還有急劇膨脹的人口，成爲吞噬古老湧池的洪水猛獸。千百年來，經見過無數次大風大雨的湧池，先是一個一個，被各色垃圾浸染的濁水污濁，人畜避走，接着便被遺棄，再接着就是不動聲色地被填平，變成路基，變成宅基地，變成花園小區，變成可以長出麥子、玉米、油菜花的耕地。以至於父親視作平常的湧池，到我輩記事，竟不曾得見，中間相隔的也不過就是三十多年的時間！

沒有了湧池的黃土地，看似變化不大，但是地下水位大幅下降，卻是不爭的事實。聽得最多的抱怨，便是以前打一口井，幾米就見水，現在鑽井下去，十幾、二十米，也不一定可有可食用的水出來。逢到大雨，積水漫灌，城市或者村莊內湧，更屬於常事。

近日江南新湧池，稻蝦難比往年肥。今年雨水充沛，中國不管南方北方，多個大城市相繼大面積長時間被洪水圍困。出門看海樓下行動，已不是單純的調侃。水患最爲嚴峻的武漢，城區積水嚴重，全城百餘處浸泡在水中，城中交通癱瘓，電力、通訊中斷，民眾深陷水深火熱。痛定思痛，許多人發現，釀成如此災害的一個重要原因，便是城市快速擴張，大量湖泊修繕填埋，城市吸納洪水的能力大爲降低。建國初，武漢城區尚有一百二十七個湖泊，而現在這個數字銳減到只有三十八個。

關中湧池覆滅，武漢湖泊消失，並非孤例。我在《中國湖泊志》中查閱到這樣一組數據：建國之後第一次全國湖泊調查，全國面積超過一平方公里的湖泊，有二千七百五十九個。但是在最近三十年中，有超過一千個湖泊，從地圖上消失了。幕後元兇，除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中國轟轟烈烈的圍湖造田運動外，便是九十年代開始的大規模城市建設和房地產開發。人和自然的關係，向來都是合則兩利，鬥則兩敗。如今若果繁榮，何嘗不是因爲對此中關係認識不深、敬畏不夠所致。

老子當年騎青牛出函谷關，在秦嶺北麓的觀台，寫下傳世巨作《道德經》。書中所言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」，或許就是這位先賢爲後人總結出與自然相處的最好方式吧。



先睹爲快，看韓國男神李敏鎬主演的《賞金獵人》。故事講述李敏鎬、鍾漢良、唐媽、吳千語和樊少皇組成的賞金五人組，專門緝捕罪犯，維護社會安寧。在經歷了連番驚險的任務後，五人憑着各自的絕技，成功挫敗了連環恐怖襲擊，抓住了幕後操控黑手。

這套中韓合拍動作喜劇電影，集內地、韓國、香港人氣明星，擺開車馬費橫掃市場，包羅飛車、爆破、槍戰和武打，官能刺激跟主角的顏值一樣高，再有愛情、搞笑錦上添花，元素應有盡有，全方位推舉暑假檔觀摩。

現今藝人不易，像李敏鎬，在電影開拍前，先要接受兩個月動作訓練，因他在片中有大量動作鏡頭，他在鏡頭前表現身手矯捷，動作流暢，形神俱備，不知拍攝者還以為他是習武多年的武打明星。雖然如此，拍攝時仍發生意外弄傷頭部，他卻不以爲然，相當賣命，在戲中做足一百二十分鐘，又要懂得面對粉絲，沒有米飯班主的支持，再賣力，再好演技也不管用。

主角各司其職，李敏鎬負責武打部分，鍾漢良則主刀擒拿，游刃有餘。鍾漢良是香港藝人，九零年代末轉陣內地，發展順暢，暑假檔就有兩部片由他擔演，就是杜琪峯導演的《三人行》和《賞金獵人》，可見他的市場價值，他在《賞金獵人》亦發揮了號召票房的作用。

片中角色性格定位分明，唐媽走酷路線，正氣仗義，美貌智慧集一身，唐媽討好，不過她真的太纖瘦，上了鏡仍那麼瘦，卻令角色更具型格。吳千語在片中是科技資訊及武器發明高手，不再咬牙切齒打功夫，靠機智，走嫵媚路線，算半轉型，頗成功。

大反派徐日熾，造型變態古怪，身體語言和表情帶點神經質，欣賞他表現突出，對他留下深刻印象。

李敏鎬爲《賞金獵人》賣命

先睹爲快，看韓國男神李敏鎬主演的《賞金獵人》。故事講述李敏鎬、鍾漢良、唐媽、吳千語和樊少皇組成的賞金五人組，專門緝捕罪犯，維護社會安寧。在經歷了連番驚險的任務後，五人憑着各自的絕技，成功挫敗了連環恐怖襲擊，抓住了幕後操控黑手。

這套中韓合拍動作喜劇電影，集內地、韓國、香港人氣明星，擺開車馬費橫掃市場，包羅飛車、爆破、槍戰和武打，官能刺激跟主角的顏值一樣高，再有愛情、搞笑錦上添花，元素應有盡有，全方位推舉暑假檔觀摩。

現今藝人不易，像李敏鎬，在電影開拍前，先要接受兩個月動作訓練，因他在片中有大量動作鏡頭，他在鏡頭前表現身手矯捷，動作流暢，形神俱備，不知拍攝者還以為他是習武多年的武打明星。雖然如此，拍攝時仍發生意外弄傷頭部，他卻不以爲然，相當賣命，在戲中做足一百二十分鐘，又要懂得面對粉絲，沒有米飯班主的支持，再賣力，再好演技也不管用。

主角各司其職，李敏鎬負責武打部分，鍾漢良則主刀擒拿，游刃有餘。鍾漢良是香港藝人，九零年代末轉陣內地，發展順暢，暑假檔就有兩部片由他擔演，就是杜琪峯導演的《三人行》和《賞金獵人》，可見他的市場價值，他在《賞金獵人》亦發揮了號召票房的作用。

片中角色性格定位分明，唐媽走酷路線，正氣仗義，美貌智慧集一身，唐媽討好，不過她真的太纖瘦，上了鏡仍那麼瘦，卻令角色更具型格。吳千語在片中是科技資訊及武器發明高手，不再咬牙切齒打功夫，靠機智，走嫵媚路線，算半轉型，頗成功。

大反派徐日熾，造型變態古怪，身體語言和表情帶點神經質，欣賞他表現突出，對他留下深刻印象。



社會上大部分人也相信西藥爲主，中藥爲副，明明是相反方向的兩個療法，卻被說成一樣，這也解釋了爲何「中西醫結合」讓人如此火大。

聽說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推出中西醫療整合計劃，用作中醫治腸胃學綜合症。此病明顯是心理引起的，西藥以壓抑性方法，不理源頭只減病徵的「有效率」方法「醫治」，竟得到大部分認可。

該研究所的論調以西醫爲主：「無論中醫或西醫，對於診治腸胃綜合症的方法都大同小異，均指出改善脾胃狀況是治療的關鍵。」讓人誤以爲中西醫真的是一路向。但實情卻是西醫是不斷進中，中醫卻是在同一針灸療法針對特定穴位，達至調理腸胃、疏肝理氣及安神鎮靜等效果……從中藥角度上，亞麻籽及淮山有補脾胃功效，建議把上述食材加到粥中服用。」後者明顯是治病徵（調理腸胃），也針對到病因（疏肝理氣及安神鎮靜），也有以食療輔助，有病者發現十分有效，卻沒有繼續下去。

一病人一直只用西藥，「直至去年八月，接受中醫針灸。她表示，起初對針灸半信半疑，但首次針灸後，睡眠質素大改善。至第三針開始她腸胃變得暢順，後來大便亦回復正常。現在針灸已完全解決腸胃炎治療後，她開始轉回服用西藥，情況持續改善。」

這是中醫不能完全發達的原因，牌面牌底都是中醫成功了，但最後病人都不會採用，到一天被西藥搞得遍體鱗傷之後，才會再找中醫。因爲中醫或任何真正療法是敵不過西藥的方便，哪有這麼多長時間針灸？本身已經很緊張了，生活緊張，工作緊張，又怎能負擔更多時間慢慢調理呢？定時吃藥丸，不吐瀉就好，不用那麼複雜——這就是大部分求醫者的一「心聲」。

現代醫學絕對是切合現代社會的，我們再沒有時間去生病，更沒有時間去聽聽身體在發出什麼警號，或者需要什麼。但長遠下去，到患癌及出現器官衰竭時，我們會回想曾經漠視過身體的訊號嗎？

醫心也醫身的療法

社會上大部分人也相信西藥爲主，中藥爲副，明明是相反方向的兩個療法，卻被說成一樣，這也解釋了爲何「中西醫結合」讓人如此火大。

聽說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推出中西醫療整合計劃，用作中醫治腸胃學綜合症。此病明顯是心理引起的，西藥以壓抑性方法，不理源頭只減病徵的「有效率」方法「醫治」，竟得到大部分認可。

該研究所的論調以西醫爲主：「無論中醫或西醫，對於診治腸胃綜合症的方法都大同小異，均指出改善脾胃狀況是治療的關鍵。」讓人誤以爲中西醫真的是一路向。但實情卻是西醫是不斷進中，中醫卻是在同一針灸療法針對特定穴位，達至調理腸胃、疏肝理氣及安神鎮靜等效果……從中藥角度上，亞麻籽及淮山有補脾胃功效，建議把上述食材加到粥中服用。」後者明顯是治病徵（調理腸胃），也針對到病因（疏肝理氣及安神鎮靜），也有以食療輔助，有病者發現十分有效，卻沒有繼續下去。

一病人一直只用西藥，「直至去年八月，接受中醫針灸。她表示，起初對針灸半信半疑，但首次針灸後，睡眠質素大改善。至第三針開始她腸胃變得暢順，後來大便亦回復正常。現在針灸已完全解決腸胃炎治療後，她開始轉回服用西藥，情況持續改善。」

這是中醫不能完全發達的原因，牌面牌底都是中醫成功了，但最後病人都不會採用，到一天被西藥搞得遍體鱗傷之後，才會再找中醫。因爲中醫或任何真正療法是敵不過西藥的方便，哪有這麼多長時間針灸？本身已經很緊張了，生活緊張，工作緊張，又怎能負擔更多時間慢慢調理呢？定時吃藥丸，不吐瀉就好，不用那麼複雜——這就是大部分求醫者的一「心聲」。

現代醫學絕對是切合現代社會的，我們再沒有時間去生病，更沒有時間去聽聽身體在發出什麼警號，或者需要什麼。但長遠下去，到患癌及出現器官衰竭時，我們會回想曾經漠視過身體的訊號嗎？